

毛本『三国演义』研究

何晓苇 著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部区域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项目编号XBZX0913

毛本『三国演义』研究

何晓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本《三国演义》研究 / 何晓苇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13. 2

ISBN 978 - 7 - 5531 - 0202 - 3

I. 毛… II. 何… III. ①《三国演义》研究
IV. ①I207. 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0466 号

毛本《三国演义》研究

何晓苇 著

责任编辑	徐庆丰 王大厚
封面设计	张 科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 × 140mm
印 张	9
字 数	250 千
书 号	978 - 7 - 5531 - 0202 - 3
定 价	20.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科联系调换

前 言

罗贯中创作的《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典范，而三百余年来流传的《三国演义》则是经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过的本子，我们称之为“毛本”。《三国演义》毛本有两种形态：一是文本形态，体现了毛氏父子对罗贯中所创立的历史演义小说典范形式的完善与圆融；一是理论形态，即依附于本文而存在的评点文字，它代表了古代历史小说理论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此可见，毛本具有深厚的研究价值：一方面从毛本追溯《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可以审视古代长篇小说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通过梳理和总结毛评的学理思想，对于古代小说的一些理论问题也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和深入的辨析。因此，本书在对毛本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力求勾勒出毛本真切的历史面目，探求毛氏评改《三国》的真实用心，并对其在古代小说史和小说理论史上的价值意义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

毛本的评改者及其所据之《三国》版本共同决定了毛本之成立。因此，深入认识毛本作者，清楚把握毛本的版本渊源，成为了我们解说毛本的前提条件，也是我们研究毛本的出发点。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的动机与其所处之时代及地域环境紧密相关，但

其深层的心理意识则是期望以评改《三国》实现儒者的著述之用，甚而“立言以不朽”。所以，他们对《三国》的评改注入了自身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文学观念，也借此展示其才调文心。毛氏父子评改的基础是李卓吾评本，李卓吾评本是以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为代表的版本系统的发展，而根据嘉靖壬午本则可推想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共同祖本的可能形态，并且嘉靖壬午本也经过了修订和整理。它们在版本形态上的前后相续，体现了《三国》版本演义系统发展趋向的历史化、文人化，毛氏父子的修订也是沿着这一方向的进一步拓展。

《三国演义》的评点不从毛氏父子始，但直至毛氏父子评点《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才得到真正意义上的阐发与认同。在毛氏父子之前，论《三国演义》者甚多，然而他们将《三国演义》视为历史的通俗演义，强调历史书的阐义明理，注重评价事件、品评人物，却忽视了其文学艺术上的审美价值，即“论事”而不“论文”。毛氏父子评点《三国》，不仅从历史、人生的高度揭示其内在的丰厚意蕴，而且致力于文学性的批评，极力彰显了《三国演义》在文学上的成就和丰赡的审美内涵。并且，他们对《三国演义》叙事之工的理论总结，为古代小说美学作出了贡献，从而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上取得了重要的地位。

明末清初，评点者介入作品之内进行修改，毛氏父子不是个案，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正由于其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背后必然有着共同的根源：一是托古改订之风；二是古代通俗小说创作本身的不完善；三是求本之善；四是评点者的自我意识即文学主体性的自觉。四个方面的原因促使评点者参与了作品的修订，评点者的修订使作品的艺术形式趋于稳定和完善。对于毛氏父子修订《三国》而言，他们的修订总体上提高了《三国演义》的艺术质量

和审美品位，也使《三国演义》的思想主旨更加突出和鲜明。必须提出的是，作为批评者，毛氏父子的修订在性质上不同于创作者的创造和想象，他们发挥的是一种理性的判断力，即审美判断，给予《三国》以一种艺术形式上的精工和规范。尽管毛氏的修订使《三国演义》面目一新，但他们的增删改易并未改变原作的情节脉络、结构框架，而是沿着罗贯中创作方向的进一步拓展以强化其审美品格。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言，毛氏可谓罗氏之功臣。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毛氏的修订在有的方面也减损了原作的丰富性。

毛本存在的强大生命力系于其刊行后的传播和接受。从各个时期毛本刊行的统计来看，毛本流传后逐渐取代了其它所有版本，几乎垄断了《三国演义》的市场销售。值得提出的是，并不是毛本一出其它版本就销声匿迹了，毛本取得独尊的地位应是嘉庆以后，因为在嘉庆五年（1800）仍有其它版本在刊刻。这也说明毛本的广泛流传是市场选择、读者认可的结果。毛本的传播影响，主要体现在三国戏曲、说唱文学的改编。自毛本《三国演义》问世以后，清代大部分三国戏曲、说唱文学的改编主要参考的是毛本。毛本之所以能战胜其它所有版本而成为定本，在于毛本经过了毛氏的精心修订和评点。一些接受者对毛氏修订和评点《三国》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刊刻于毛本之后的李渔评本的评改就是一个很好的参照说明。因此，有必要从接受美学的视角上，对毛氏的修订和评点作深入而翔实的评析，这对于中国传统小说美学演进和嬗变的探寻，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目 录

前 言	(1)
绪 论	(1)
一、研究回顾	(1)
二、研究内容及其方法	(20)
第一章 毛本的作者及版本渊源	(23)
第一节 毛本的作者	(23)
一、关于毛本的作者	(23)
二、毛氏父子所处之时代及地域	(32)
三、毛氏父子的生平	(37)
四、毛氏父子的思想与性格	(47)
第二节 毛本的版本渊源	(52)
一、李卓吾评本	(53)
二、周日校本与夏振宇本	(66)
三、嘉靖壬午本与志传本	(72)
第二章 继承与发展：论毛本的“评”	(79)
第一节 论事与论文	(80)
第二节 开览者之心	(98)

一、评点的整体性特征	(99)
二、历史的、人生的观照	(108)
第三节 事奇,文亦妙	(113)
一、为《三国》张目	(114)
二、叙事法的总结	(129)
第四节 绝世妙人,以绝世妙文副之	(141)
一、典型论	(142)
二、写人法	(146)
三、“三绝”说	(150)
第三章 批评中的建构:论毛本的“改”	(154)
第一节 评者参改之风	(155)
一、评者参改的原因	(156)
二、“四大奇书”的修订	(168)
第二节 毛氏父子修订《三国》	(173)
一、因求行文的简洁流畅而改	(175)
二、因叙事有误而改	(183)
三、因求叙事之工而改	(188)
四、因求作品主旨的突出而改	(196)
五、因求体制的谨严而改	(199)
第三节 笔削之功	(203)
一、毛氏父子修订《三国》的性质	(204)
二、毛氏父子修订《三国》的价值意义	(213)
第四章 毛本的传播与接受	(218)
第一节 毛本的传播	(220)
一、毛本的刊行	(220)
二、毛本《三国》对戏曲、说唱文学的影响	(227)

第二节 毛本在接受	(235)
一、毛评的接受	(235)
二、毛改的接受	(241)
结 语	(252)
主要参考书目	(260)
一、文献资料类	(260)
二、研究论著类	(262)
附录：毛本《三国演义》专题研究论文索引	(265)
后 记	(275)

绪 论

《三国演义》为中国古典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然而三百余年来通行的《三国演义》已非罗贯中原作的面目，而是经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过的本子，我们称之为“毛本”。毛氏父子秉承金圣叹评改《水浒传》的做法，对《三国演义》一方面批郢导窾、条分节解；一方面增删改易，修订润饰。评改之后的毛本，战胜了以往所有的《三国》版本，以一种定本的姿态流传至今。因而，毛氏父子评改的《三国》，在古代小说史上以及小说理论史上皆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作为古代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从毛本追溯其成书过程，即可折射出古代长篇小说的发展历程。而且，在梳理和总结毛氏的小说理论和文化思想的同时，也可将古代小说理论和审美嬗变中的诸多问题作具体的探讨和深入的辨析。正由于如此，毛本研究成为了《三国演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研究回顾

毛本研究历史时期久长，且成果显著。这里，对其研究历程作一次全面的回顾。毛本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康熙己未年—20 世纪 20 年代前）。这一时期关于毛

本的评价零散而随意，多侧重于毛本的“评”。

康熙己未年（1679）《四大奇书第一种》的李渔序，是现存最早关于毛本的评价。序中称毛氏“笔墨之快，心思之灵，堪与圣叹《水浒》相颉颃，极秫心抉髓之谈，而更无靡漫拖沓之病，则又似过之”，把毛氏的“评”与金评相提并论，而文笔之爽利似又胜金。雍正十二年（1734）黄叔瑛的《第一才子书三国志序》则肯定了毛氏的删改，他赞叹道：“信乎笔削之能，功倍乎作者！”并且指出了毛氏的修订是建立在旧本《三国》之不足的基础上，黄叔瑛说：“（《三国演义》）大都附会时事，征实为多，视彼翻空而易奇者，转苦运掉不灵；又其行文，不无支蔓，字句间亦或瑕瑜不掩；卓吾李氏盖尝病之。惜无其人为之打叠剪裁，并与洗刷眉目，所以官骸粗具，生面未开，评刻虽多，犹非全璧。最后乃见声山评本。观其领挈纲提，针藏线伏，波澜意度，万窍玲珑，真是通身手眼，而此书所自有之奇，与前代所未剖之秘，一旦批剥尽致，轩豁尽露。不惟作者功臣，以之追配圣叹外书，居然鼎足，不相上下。”^① 黄文关于“改”的认识，可以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

邱炜萱在《金圣叹批小说说》（1897）一文中，曾对《三国志演义》“第一才子书”的题名及金圣叹的序深觉可怪，可惜没有表示怀疑^②。直到1919年，解弢在《小说话》一书中，明确地指出金序实属伪造：“《三国演义》金氏一序，非应酬毛氏之作，即后人所伪造，就序中‘第一才子书之目又果在《三国》也’一语，可以启人之疑矣。”不过，颇有见地的解弢对毛氏则充满不屑，说“毛声

^① 转引自《三国演义资料汇编》，朱一玄、刘毓忱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42—423页。

^② 同上，第434页。

山乃金人瑞之应声虫也。”^① 有意思的是，在同年出版的《古今小说评林》一书中，蒋著超却对毛评大加赞赏：“至于评《三国》，则火气全泯，一以纯正之论调，锐利之眼光出之，其章首读法，尤能独见其大，与逐回细评，不相犯复，非精于古文而剖解全局不能也，且其行文，大气盘旋，不作力竭生嘶态，或用偶语，亦工稳无疵，而一行一言，毋论其轻微，如有足为惩儆者，必为之发挥以尽，此实评小说之圣手也。”^② 评价之高，甚过金评。

值得一提的是，俞明震在《觚庵漫笔》（1907—1908）中，从传播的角度，肯定了毛评之功，他认为“《三国演义》一书，其能普及于社会者，不仅文字之力”，并且“得力于毛氏之批评”^③。

这一时期，虽然只是涉及了毛本的某些方面，但其中的一些见解颇具启发性。

第二阶段（20世纪20—40年代）。在这个时期，随着《三国演义》进入了真正的学术研究层面，研究者们对毛本的认识也渐次深化，尤其体现于毛本的“改”。

1922年，胡适在《〈三国演义〉序》一文中，对《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作了一个粗略的描述，其间贯穿了一个观点：“《三国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自宋至清初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意即清初毛宗岗也参与了《三国演义》的创作。然而，在他看来，“《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④ 此后，元至治

① 转引自《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前引书，第439页。

② 同上，第446页。

③ 转引自《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黄霖、韩同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2页。

④ 胡适《〈三国演义〉序》，《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80年，第382、390页。

年间(1321—1323)的《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以及嘉靖壬午(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相继发现，使《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得以更为清晰地显现。1930年，鲁迅在其修订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重新勾勒出一条《三国演义》演变的线索：宋之“说三分”→金元杂剧→《三国志平话》→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毛本。此线索表明了毛本在《三国》版本演变中的重要性，他还就毛氏“改”《三国》的具体工作做了准确的概括^①。同一时期，郑振铎在其《〈三国志演义〉的演化》(《小说月报》二十卷，1929)一文中指出了“三国故事”演化进程中的一种“后来居上”的现象。他说，罗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出，于是《三国志平话》便废而不行了，正像毛宗岗改本的第一才子书出而罗本便废而不行的情形一样。事实上，他肯定了毛本的进步，但对于毛氏又无不遗憾地说：“假如他有所作，当不会是很幼稚的，可惜他的成就仅止于润饰与批评。”^②郑振铎的这种矛盾态度，也一定程度上表现在孙楷第对毛氏的评价中：“宗岗于三国史事，所知亦无以愈于贯中，特润色文字，实较旧本为雅洁。其评语虽陋，然世俗所好而引以为便者，即在此等。故其本甚通行，迄今闾巷传诵《三国演义》，无不据此本。”即便如此，孙楷第也不得不承认毛氏“亦可为罗氏之功臣也”^③。

无论各位学者怎样看待毛氏，均无法忽视毛本在《三国》版本中的地位。正是这种重要性，让研究者更加关注毛本自身的问题，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32页。

② 郑振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中国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

③ 孙楷第《三国志演义六十卷一百二十回》，《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孙楷第著，戴鸿森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82页。

比如：毛本的作者、成书的时间、金序的真伪。

毛本究竟出于何人之手？从晚清的邱炜萱，到胡适、鲁迅，以及郑振铎、孙楷第等都持毛宗岗说。但这无法解释清代刊本卷首前出现的“声山别集”、“圣叹外书”及“吴门杭永年资能氏”等题署。郑振铎在《〈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一文中，认为声山乃毛宗岗的号。实际上，他把毛氏父子混为了一人。对此，俞平伯特地撰文《三国志演义和毛氏父子》（1930），指出了郑氏的错误。他根据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序和总论的分析，认定毛氏父子之评《三国》，其情形与《琵琶》同，声山口授，其子宗岗笔录之。因而，《三国》成于毛宗岗之手。文中，俞平伯还推想“毛本《三国》刻于康熙时，而写稿殆在于顺治年”^①。

关于金序的问题，郑振铎在《〈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中则直接表示了怀疑。他说：“此序文笔颇平庸拖沓，不是张氏之所作（笔者按：金圣叹本名张采），或是毛氏的自作而托名于他的也难说。”^②

这一时期，掀起了小说史编写的热潮。编写者在叙及《三国演义》时，大都谈到了毛氏的删改，如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1927）、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1935）、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1939）等。但他们只作一般性的描述，并未提出独到的见解。

以上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本研究状况，其特点为研究者的关注点从“评”转入“改”。相关文章大都从《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及其版本演变来观照和评价毛氏的删改，也附带探讨了毛

① 俞平伯《三国志演义和毛氏父子》，《杂拌儿之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5—87页。

② 郑振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中国文学研究》，前引书，第209页。

本自身的一些问题，但是对毛本的“评”却论之甚少。足见全面而细致地研究毛本，有待于后来者的潜心努力和深入思考。

40年代，关于毛本的讨论，国内几乎是空白。然而，日本的荒井瑞雄在《汉学会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毛声山》的文章，此文进一步论证了金序的不可信。

第三阶段（20世纪50—70年代末）。这一时期探讨毛本的文章不多，却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趋向，那就是从总体性的评价开始转入具体的分析和探讨。

1953年，作家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三国演义》。同年11月23日，又召开了《三国演义》座谈会，一度引发了《三国演义》研究的热潮。然而进入60年代，《三国》研究趋于沉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在此期间，关于毛本及毛宗岗的专文大概仅有两篇，石珍的《〈三国演义〉和毛宗岗》和秦亢宗的《读毛批本〈三国演义〉札记》^①。秦亢宗认为毛宗岗的小说评点中不乏精辟的见解，他对毛本的小说批评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挖掘和整理，这为以后更加系统地总结毛氏小说理论开了先河。

由于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基本上是根据毛宗岗评定本印的，这自然会引起学者对毛本文本内容的注意。顾学颉的《“三国演义”的校补工作》^②在仔细研读的基础上，指出了毛本虽有很多的改进，但还有些错误和缺漏，尚待改正。他依据《三国志》、《资治通鉴》、《文选》等书，作了一些校订和补正^③。

此外，《三国演义》研究论著，以及文学史和小说史中也往往

① 石珍《〈三国演义〉和毛宗岗》，《新民晚报》，1953年5月13日；秦亢宗《读毛批本〈三国演义〉札记》，《解放军文艺》，1963年第6期。

② 顾学颉《“三国演义”的校补工作》，《三国演义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4年，第180—185页。

③ 80—90年代，沈伯俊先生对毛本《三国演义》作了更加充分细致的校理。

会涉及毛本。不过对毛本的描述大同小异：一方面承认毛氏的加工对《三国演义》全书的艺术质量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又认为毛氏使原本的封建正统思想更为浓厚。

总而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毛本研究尚未广泛展开。

第四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进入新时期，迎来了学术的繁荣，就整个《三国演义》研究来说，其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其中的毛本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新的突破。

为了行文的方便，现按照毛本内容的几个主要方面，分别加以评述。

1. 毛本的作者及其生平

关于毛本的作者问题，俞平伯在《三国志演义和毛氏父子》一文中，本已揭示了事情的真相。但由于没有明确地强调毛声山的作用，所以这个问题似乎一直是个悬案。1979 年，一篇署名“渊”的文章《毛评〈三国〉实为毛氏父子合作》^①明确提出毛本是毛纶与其子毛宗岗合作的结果。1983 年，黄霖在《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同样根据俞平伯所用的材料加以分析，也得出了“毛本《三国演义》当是出于毛纶、毛宗岗父子之手”的结论。同时，黄霖还断定“杭永年即是那个‘背师之徒’”，而“所谓‘圣叹外书’，显然是块招徕生意的招牌”^②。至此，卷首的题署所提及的四个名字间的关系基本得以澄清。然而，限于资料，如何区别毛氏父子之间的功劳，这始终是个疑难。陈洪在其写于 1984

① 渊《毛评〈三国〉实为毛氏父子合作》，《上海师院学报》，1979 年第 2 期。

② 黄霖《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 年，第 326—341 页。

年的《〈三国〉毛批考辨二则》一文中，认为“《三国演义》的修改与评点主要出自毛纶之手”^①，邬国平在《毛纶为主、毛纶毛宗岗合评〈三国演义〉》一文中也持相同观点^②。确实，现有资料都在证明毛声山的主要作用，可是这不能说明毛宗岗除了“笔录”和“参论”之外就没有做什么了，毕竟毛宗岗是毛本的最后完成者，诚如沈伯俊先生所说：“在毛纶评改《三国演义》之时，他全力协助，不仅认真为之笔录，而且积极‘参附末论，共赞其成’；以后，他又倾注大量心血，继续为之校订，加工并最后定稿。”^③所以，笔者认为“毛氏父子共同完成”的说法是比较公允的。

既然毛本的作者得到一种确认，那么作者的生平情况又如何呢？关于毛氏的生年，黄霖依然从“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序及总论中寻找线索，推断出毛纶的生年约在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假设毛纶二十五岁得子，毛宗岗则当生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④。应该说，黄霖的论证过程很具说服力，可是由于无法确定一个确凿的时间，所以他关于毛氏父子生年的推断仍然带有揣测的性质。1987年，陆联星的《清代小说批评家毛声山、毛宗岗的生平及文学活动》是一篇比较全面介绍毛氏父子生平及其文学活动的文章，但在具体问题上并没有突破^⑤。看来要想对毛氏父子的生平有更详细更准确的了解，只能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了。80年代

① 陈洪《〈三国〉毛批考辨二则》，《明清小说研究》（第3辑），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年，第300—306页。

② 邬国平《毛纶为主、毛纶毛宗岗合评〈三国演义〉》，《复旦学报》，1992年第5期。

③ 沈伯俊《论毛本〈三国演义〉》，《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④ 黄霖《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三国演义〉研究集》前引书，第332页。

⑤ 陆联星《清代小说批评家毛声山、毛宗岗的生平及文学活动》，《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5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314—322页。